

文华
从岩

唯识学 略讲

心月法师 ◎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文华从碧

唯识学 略讲

心月法师 ◎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唯识学略讲/心月法师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 - 7 - 80254 - 410 - 9

I. ①唯… II. ①心… III. ①唯识宗 - 其本知识 IV. ①B94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0133 号

唯识学略讲

心月法师 著

出版发行：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01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：杨登保

特约编辑：胡 红

版式设计：高秋兰

印 刷：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200 千字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54 - 410 - 9

定 价：22.00 元



心月法师德相

《华岩文丛》缘起

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，一是农禅并重，二是注重学术研究，三是国际友好交流。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两千年来从事佛教事业的活动中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创造和发展起来的。其中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，是佛教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受到了以士大夫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视，刻苦钻研佛教的教义理论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；在佛教界内部，一大批有学识、有思想、有独立创见的僧人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，或翻译著述，或讲经说法。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繁荣，就不会出现隋唐佛教民族化的宗派，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对佛教学术文化有卓越贡献的道安法师、慧远法师、宗密法师以及各个宗派的创始人，如天台宗智者大师、华严宗法藏法师、律宗的道宣法师、法相宗的玄奘法师等都是热心于佛教学术的中国文化巨人。禅宗被佛教史认为是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的宗派，但是就是这个派别的祖师造出的语录和文字最多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热爱佛教事业的先辈，才使佛教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，

才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全面影响，最终与儒家和道教鼎立，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

—

巴渝地区的佛教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兼之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。两晋后，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发展迅速，与水路联系紧密的重庆地区，自然受到这一佛教形势的影响。隋唐时代是整个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，巴渝佛教也在这时有了大的变化。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贡献的僧人如玄奘大师、马祖道一等人都来过重庆。玄奘取道重庆到湖北荆州。马祖在渝州从圆律师受戒。巴渝佛教石刻艺术发达，以大足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造像，成为重庆佛教的最重要特征，并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大足石刻是巴渝佛教徒自己设计和雕造的佛像，不仅多达数万尊，而且技法成熟，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明代，民间流传“上朝峨眉，下朝宝顶”的说法，“峨眉”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西蜀佛教的重镇。“宝顶”是大足宝顶山石刻，被誉为川东明珠。明末清初，破山海明从浙江天童寺回重庆以后，在梁平双桂堂高树法幢，巴渝佛教开始出现新的生气，进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。近现代，重庆佛教一直活跃在中国佛教界中，特别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，因受抗日战争的影响，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，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庆引领了全国的佛教

事业。1997年,原来属于四川的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。现在,重庆佛教已经在全国佛教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具有丰富资源的重庆佛教,本应该是学者能够充分利用的资粮,但是到现在为止,严格地说,我们对重庆佛教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。从2005年重庆佛教文化节期间举行的“华岩佛教文化论坛”学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,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是谈论重庆佛教的。而且谈论的重点还是当代的佛教,对重庆古代佛教基本上没有涉及。虽然大足石刻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大足佛教时,联系重庆佛教的历史与艺术,写出不少的文章与专著,但是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艺术与石窟研究的领域,对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思想,以及人物等研究,还没有全部展开。与当今全国每年都有数千篇研究文章发表,数百本佛教专著出版的形势相比,对重庆佛教的研究真可谓寥若晨星,这与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,一个人口大市的情况是不相称的,应该尽快改观。

研究重庆佛教的意义在于,首先,重庆是我国地域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,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,佛教肯定在这一地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,研究重庆佛教,就是想说明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现象,展现重庆佛教的风采,为重庆佛教在历史和当今所起的重要作用,也为重庆佛教在中国佛教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作一个说明。其次,重庆佛教的内涵丰富,资源众多,研究重庆佛教,是研究重庆地方文化现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重庆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,重庆的佛教也具备了自

己的特点，充分挖掘重庆佛教的特点，不仅为过去，也为现在与未来的重庆佛教发展，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。再次，研究重庆佛教是为了发展重庆的经济与旅游，以及文化事业的最好途径，重庆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像双桂堂、华岩寺、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对中国佛教作出贡献的重要寺院，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浓重写上一笔。整理这些寺庙的历史与文化，发掘它们的内涵，不仅可以直接为重庆发展作贡献，而且也可以推动佛教界自身的进步，开拓双赢的局面。第四，研究重庆佛教是重庆佛教界自身发展的需要。重庆有众多的佛教徒，通过研究重庆佛教，让重庆的佛教徒了解重庆佛教的贡献，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和热爱重庆佛教，为重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，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二

重庆华岩寺，因寺南侧有一华岩洞而得名。民间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，故称华岩，或曰清初僧人圣可挂锡于此，夜梦五色莲花大如车轮，因有华岩之名。明清两代历有修建。华岩寺岩高百丈，形状如笏，雄伟壮观。环寺岗峦起伏，群山绵延，又有天池夜月、曲水流霞、万岭松涛等八景。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宝殿、接引殿和华岩洞三部分组成，建筑总面积近万平方米，寺院占地 70 余亩，有房 300 余间。殿阁巍峨，山水依傍，茂林修竹，泉水潺潺，被誉为巴山灵境、川东第一名

刹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寺里留存清人圣可、龚晴皋及赵熙等人题写的匾额和碑石多块。

华岩寺自创建以后，一直把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寺院的主要任务之一。开山祖师圣可大师，受乃师破山海明的影响，重视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建设。^① 他曾经撰写了《禅林宝训顺珠》一书，以宋宗果、竹庵所编《禅林宝训》为蓝本，对其顺珠填墨，进行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疏释，以之作为当时僧伽教育的教材。援易儒道以正面开示禅道，强调长老、住持以至学道僧人以悟道修德为大体和根本。圣可认为，丛林乃悟道修德之所。“同建法化，互相酬唱，令法久住”，“共同建立法幢，兴隆教化。或抑或扬，互相酬唱。令诸佛法，久住世间。”丛林乃薰化圣凡之场。“所谓丛林者，是何说也？乃是陶铸凡愚，以成圣哲。抚养鞠育人才美器之地。教令法化，咸由兹出。”僧才的使命乃“克绍洪规，如当家种草”。德玉释之曰：“种草言继业。好人为好种草，犹好田出好种草也。”“能续大法洪规，为担当佛祖家业的好种草。”此乃昌盛门庭、丕振僧教之肯綮。对丛林僧才的诠选，圣可诠释说：“罗致收拾东西南北英灵俊秀衲子，随顺其器具量度，或浅或深，并才力性情，有能无能，开发而选用之。”广揽四方英俊衲子，开发以行道。关于教化的对象，他指出“凡一切人之性情，本无一定可守，随人教化而改移”。所谓“衲子无贤愚，在宗师诱致”。关于丛林教学方

^① 圣可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取自刘泽亮教授《〈禅林宝训顺珠〉与现代僧伽教育》一文，载《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》，重庆华岩寺，2005年12月。

法，他说：“道尊然后人知敬学”，教人“时时刻刻，以戒忍为墙篱。定慧为甲胄。常自防卫”。以“感动于人”、“感服于人”、“衲子无贤愚，在宗师诱致”。因材施教、观机说法。《顺珠》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。“道德乃丛林之本，衲子乃道德之本”，“空无作无相之道，布施爱语利同之德，乃丛林之根本。英人哲士，又乃道德之根本。”“丛林保护衲子，衲子保护道德，两相保也。主法人讵可无三脱、四摄之道德耶？无则丛林必废无疑矣。”《顺珠》对悟道修德的谆谆劝导，仍然对现代丛林培育僧德、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在现代丛林教育中，应当成为现代僧人涵养德性、磨砺人格的龟鉴，可以成为现代僧人日弦夜诵、精进励行的范本。

圣可圆寂 300 年后，中国社会进入了民国时期，华岩寺经过了不少磨难，到了觉初和尚任方丈的时候，寺院开始有了起色。觉初和尚是一位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僧人。他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，因念世乱将兴，人生虚幻，遂入佛门。觉初研精教律，兼修禅观，慨佛法凌夷，僧徒失学，昏歧无灯，曾经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佛教小学。又东渡日本，考察佛教。他被推任华岩寺方丈后，先后八年传戒七期，倡议发起创办汉藏教理院，办川东联合佛教会，创川东联合佛教中学部，为失学的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。觉初和尚将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，认为教育不力，佛教不兴，所以他不仅办教育，而且还做文化，当时在寺庙里面设立了刻经处，雕版刻经，印刷流通，华岩寺的刻经享誉西南地区。可惜的是，觉初和尚

因操劳过度，过早地离开了尘世。

觉初办佛教教育与文化的遗志是由宗镜来完成的。宗镜大和尚曾在宁波观宗法社从谛闲和尚学习天台教义，又应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之聘，教养学僧。1932年，原设在报恩寺的川东佛教联合中学部，迁移华岩寺，改组天台教理院，宗镜曾经在教理院任教授。1935年8月，宗镜被推任华岩、报恩两寺住持，极力求教理院之发展，1937年将教理院改为华岩寺佛学院。^① 其中得到了著名学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。宗镜礼请王恩洋先生来寺讲经，“商将本寺佛教小学堂扩充，改办佛学院，敦聘大德讲授，更辅以本寺诸师和合共事，敢信其必有成也。”认为“以丛林之基础，建法王之胜幢，五年十年，乃至百年，务期学风淳厚，教义丕扬”。^② 所以宗镜和尚主寺以后，做了两件大事，一件是力提僧纲，严肃威仪。二是创办了华岩佛学院。华岩寺得以中兴。人称：“故华岩自圣可师开山后，丈席之任代有薪传，至宗镜上人来寺住持，革故鼎新，振聋发聩，肃僧纲严，戒律宗风为之一振。复建立佛学院，显扬圣教，利益有情，时人号中兴焉。”^③ 自宗镜大和尚之后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华岩寺再度迎来了黄金时期。1993年，华岩寺住持心月法师组建了三年制的中专僧伽学校。1995年，重庆佛学院由罗汉寺迁入华岩寺，与僧伽学校合并，是年9月1日，正式命

^① 《华岩寺志》卷2“新修佛学院讲堂记”，重庆华岩寺本，第26页。

^② 《华岩寺志》卷3“华岩佛学院缘起旨趣书”，重庆华岩寺本，第42页。

^③ 《华岩寺志·序》。

名为“重庆佛学院”。惟贤法师与心月法师分别任正、副院长。2004年12月，重庆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，成为西南地区一所高级佛学院。惟贤法师任院长，道坚法师任副院长。2005年5月，重庆佛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授牌仪式。重庆佛学院以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为纲，以“智、行、悲、愿”为院训，坚持“学修一体化、生活丛林化、管理科学化”的办学方针；旨在培养爱国爱教、弘法利生、解行并重、德才兼备的现代僧才。该院的学制为：预科二年制；本科二年制。现有法师、讲师总计32名，尼众法师13名，聘请社会其他大学兼职教授9名。现已毕业六届学僧，共计300多名，分赴各地寺院管理，或佛学院任教，各地佛教协会任职，更有不少优秀学员到北京等地继续求学深造，或到各地弘扬佛法。佛学院现有弘法楼、觉初图书馆，收藏各种书籍18000多册，建造了教师楼、学生宿舍等。重庆佛学院还于2005年12月举办了以佛教教育为主题的“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”的学术讨论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，提交论文45篇，收入《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》。

三

现在，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。新世纪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事业，仍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文化建设的重点，也是各个寺院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。寺院将成为发展佛教文化和学术

研究的主要力量，对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，寺院经济的发达与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呈一致的趋势。华岩寺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祖师大德前贤办教育与佛教文化的传统，为此倡议出版发行《华岩文丛》丛书。这套丛书的落脚点在西南地区的佛教，重点是扶持重庆佛教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事业，此外还兼顾其他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著作，最终形成出版多层次、内容广泛，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文丛。

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，宗教文明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，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道德里的催人向善、热爱和平、反对暴力的基本价值观，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提倡与弘扬和发展的伦理思想。

《华岩文丛》的编纂与出版，是重庆佛教界的一件文化大事，我们热切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关注重庆佛教，研究佛教的历史文化，研究当代佛教，并将你们的研究成果交给“文丛”发表，让重庆佛教的百花园发出芬芳，提升重庆佛教文化的品位。

是为记。

释道坚

于重庆华岩寺方丈室

2006年12月15日

序

佛教有其自身的理论展开的逻辑。佛陀觉悟之后，弘法49年，佛陀的所有说法，实际上都是他从觉悟中得到的一切经验。佛教本身的这种特点，决定了它与世俗的学术有很多的不同。如果要完全按照世间学术的方法去讲述它，必然很多时候大相龃龉。很多教界的人之所以不认可学界的研究，主要原因也在于此：既然你没有佛教的实践经验，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佛教的精微之处呢？所谓“数食说宝”，终究是间隔很远，不得要领的。

而世间的学术研究则不这样认为：既然佛法流布于世间，必然就是世间所能理解的，当然也必须符合世间学术的原则。这不但是一個事實，而且对于佛教来说，也应该是一种要求：如果世间的智慧不能理解佛教，世间就根本认识不了佛教，佛教又如何实现其慈悲普度世间众生呢？当然，纯粹从世间的角度去理解，也不可能真正掌握佛教的真谛的。

其实，对于任何一种理论，都有它预设的前提，这个前提是它的出发点和基础，是不容置疑的，这种出发点也是来自于

一种超越性的思维，或者说一种经验——当然这是世俗的经验，在这个时候，这种经验常常是一种“常识”。例如，相信外界世界独立于意识的存在，这是来自于一种常识的经验，从这种经验中可以引申出各种哲学理论，这种原初的经验，就是这些世间哲学理论的预设前提。

佛教源自于独特的实修经验，所以它的许多理论，和世间的常识有很大的差异，这样，世间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，也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它预设的前提，就更能理解它的理论本身。

不过，我们现在的时代环境，与佛陀时代——或者说与佛法兴盛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很多在过去看来是“常识”的东西，在今天看来，却已经完全是古怪的、无法理解的内容了。比如说，在佛陀时代的古印度，“轮回”完全就是一种世间的常识，所有的人从来都不怀疑轮回的存在，而仅仅是对于轮回是如何进行的，如何脱离轮回的痛苦等等问题，产生各种理论上的阐释。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，“轮回”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，所以基于“轮回”的理论阐释，在前提上就已经不为现代人所接受，又如何可能真正地去理解它所开展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呢？再拿一个世俗学问的例子来说，孟子说人应该“养浩然正气”，对于古代人来说，养气是人的一个重要的修养手段，是改变、提升人生境界的重要方式。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养气，养何种之气。但是现代人对于养气本身就难以理解，觉得这种说法太过玄虚，当然他就无法相信通过精神气质

的修养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的道理。在这个时候，如何养气就更无从谈起了。

所以，我们在阅读之前，如果有这样一个意识前提，可能更容易理解佛教：这毕竟是几千年前的一种理论，它兴盛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，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大的区别。我们在遇到阅读困难的时候，如果从它的历史环境去寻找答案，如果从佛教的说法是佛陀觉悟的经验去理解，可能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这本书是根据平时的讲记整理出来的，讲的时候随意，整理之后才发现，作为一本书，有很多地方详略并不十分恰当，相关的注解也没有完全按照学术的规则去做，所以只能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。

我在书中无意详细讲解唯识学具体的名相，而是希望对唯识学的理论脉络和历史发展做一个简要的梳理，以阐述唯识学作为一种理论的演变发展过程。唯识学强调首先从认识上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错误看法，从而得以转变自己的行为，最终实现人生的圆满。唯识学对于认识的概念，做了很多细致的分析，其目的也就在于此。所以我们可能无法回避许多概念的辨析。

同时，尽管唯识学精细而复杂，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性的东西，它具有完整的境、行、果的阐述，是修习者趋向成就的实践指南。它的复杂和精细，并不是出于理论构建的目的，而是为了修习者提供一个完全可以就此实践的途径。所

以，唯识学是实践的。

我在讲解的时候，更多的是考虑普通的人如何才能够理解，所以，也可以说，这是一本唯识学的普及读物。也许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唯识学艰深复杂，的确不是作为普及读物的好载体。但是我认为，唯识学恰恰是适合现代人去了解的一种学问。因为唯识学整个内容具有十分严密的结构，很适合接受过现代自然科学思维教育的人。这其实也是中国近现代唯识学重新兴起的原因之一。当时的学者认为，唯识学是与西方自然科学在形式上最为接近的理论，又可以对治佛教发展的一些流弊。

唯识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侧重法相的分析，用哲学语言来说，就是注重现象的解析。与此相对的是，汉传佛教中的其他宗派，比如天台、华严及禅宗，大多侧重于法性的探究。这中间有一个对机的问题。尽管对于上等根器来说，可以直指心性，但是对于普通根器的人来说，谈玄说妙，不但深奥难懂，而且如果不知道如何善巧地分别性相，经常把两事混淆，那就不但不能得到利益，反而容易流于空谈，误会佛陀的教法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由于自然科学的畅行，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更加注重对于现象的逻辑分析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也许唯识学的理论更为对机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喜欢简约的东西。唯识学流传不广，也是很自然的。唯识学的修行，需精通唯识之理，然后在加行位才有可能由四寻思和四如实智，进入通达位而见道；由于唯